

真象之美

叶渭渠自选集

叶渭渠·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真象之美

叶渭渠自选集

叶渭渠·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象之美:叶渭渠自选集/叶渭渠著. —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378-4794-0

I. ①真… II. ①叶… III. ①日本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313.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5757号

书 名 真象之美:叶渭渠自选集
著 者 叶渭渠
责任编辑 关志英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h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19.25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794-0
定 价 49.80元

学问泱泱，风骨铮铮（代序）

董炳月

叶渭渠先生编定这部自选集是在2005年冬天。不知何故，自选集编定之后一直没有出版。五年过去，依然是在冬天，2010年12月11日那个周六的晚上，先生驾鹤西归。现在，对于先生来说，这部自选集是作为遗著出版的。从先生仙逝到现在，又是五年多过去了。时间无情。

在叶先生的著作中，本书是唯一的一部综合性自选集。我所谓的“综合性”，是指不同类型的文章被编在一起。读本书“后记”可知，先生有明确的编选构思。其一，就学术性与大众性的关系而言，基本编选方针是雅俗共赏、提高与普及兼顾。先生说：“自选文章在保持学术品格的同时，多一些普及的东西、大众的东西，把两者结合起来思考，作为自选的基准，以走近大众读者”。其二，就所选论文的内容而言，先生“期盼这些文章所记录的看似小事、琐细之事，也可以从侧面了解一些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和作品的美学内涵和文化底蕴”。其三，收录有关先生本人“个人求学史、个人翻译史”的散文、随笔。

书中文章的选择与栏目编排，确实是按照上述构思进行的。全书所收三十六篇文章分为三个栏目，依次是“文苑拾零”“作家逸话”“遨游文学”。“文苑拾零”栏目的十篇文章，阐述的是日本文学的“美学内涵和文化底蕴”。仅就这个栏目而言，文章的选择、编排也是用心良苦。第一篇《日本的风土、民族性与文学

观》与第二篇《原初文艺与性崇拜》是整体论述日本文学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为接下来的八篇文章对源氏、一休、良宽、井原西鹤、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七位日本作家的论述提供了大背景，最后一篇《20世纪日本文学回顾与思考》则具有总括的性质。而且，七位作家的选择兼顾了古代、近代与现代，具体论述则始终聚焦于“美”的问题，诸如井原西鹤的“好色”、川端康成的东方美、三岛由纪夫的怪异美，等等。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栏目尽管具有内在完整性、论述的是大问题，但栏目名称却谦逊、低调，曰“文苑拾零”。何以如此？我想，这固然与先生一贯的谦逊、低调作风有关，但主要原因应当在于，先生编这个栏目的时候，想到了他那些研究日本文学、日本文化的鸿篇巨制。确实，与先生的《日本文化通史》《日本文学思潮史》《日本小说史》等巨著相比，这个栏目中的文章只能算是“拾零”。“作家逸话”栏目中的诸篇文章同样是在揭示日本文学的“美学内涵和文化底蕴”，但是用讲故事的方式揭示，更有可读性，这体现了先生“走近大众读者”、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努力。努力的背后，则是先生自觉的社会责任感。

与前两个栏目不同，第三个栏目“遨游文学”所收十六篇文章具有自叙传的性质。如果说前两个栏目的主体是外在的研究对象，那么第三个栏目的主体则是叶先生本人。在这个栏目里，先生作为“遨游者”走进日本文化史，走进色彩斑斓的文学风景，走进著名作家、学者的心灵，也走进了半个多世纪间风云激荡的中国历史，走进了战后中国的文化界与学术界。先生的“个人求学史、个人翻译史”得到了展示。这样看来，先生编这部自选集，一方面是要阐述日本文学的“美学内涵和文化底蕴”，一方面是要讲述他本人的学术观念与学术道路。在此意义上，本书中包含着多重对话关系——有先生与研究对象（日本文学）的对话，

有先生的自我认知，还有先生对本书读者发出的“声音”。这多重对话关系，对于认识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史、中日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意义。在叶先生的著作中，这部自选集具有特殊性甚至符号性，这个“符号”值得认真解读。

对于我来说，叶先生的著作本来厚重，这部自选集因为是“遗著”，厚重之外又多了几分沉重。现在，面对书稿，我甚至想起鲁迅先生《白莽作〈孩儿塔〉序》中的那段话：“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面对“亡友的遗文”尚且如此，面对自己敬重的学术前辈的“遗著”自然会感到沉重。有感于“遨游文学”栏目中《我的求学之路》《译介三岛由纪夫文学的风风雨雨》诸篇讲述的故事，我重读《融化的雪国——叶渭渠先生纪念文集》，对先生的理解也更全面、更深入了一些。

叶先生著译等身，作为日本文学、日本文化研究大家得到了国内、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不过，光环有可能遮蔽先生的真实处境。应当知道，先生直到1972年43岁的时候才“弃政从文，弃仕从学”，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边当编辑一边从事翻译、研究工作，直到1984年55岁的时候才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做专职研究者。先生的生存条件一直不好，2008年年初搬到百子湾A派公寓的时候已经79岁，此前他多年居住在团结湖的一座老旧居民楼里。先生将那处房子命名为“寒士斋”。房子在六层楼的顶层，先生年事已高，上下楼颇为困难。小小的三居室，三代同堂，以至于先生与夫人唐月梅女士只能夜间在狭小的门厅里写作。为了互不干扰、提高工作效率，门厅也要分时段使用——先生上半夜写作，夫人下半夜写作。古稀老人的那种工作状态，只能用“悲壮”一词来形容。就社会环境而言，先生既要抵抗商业时代的压迫，又要排除“左”倾思潮与狭隘民族主义的干扰。先

生是在艰难的处境中完成了自己的学术伟业。那么，先生的信念、定力究竟自何而来？面对这个问题，我想到了“风骨”一词。先生是真正有“风骨”的人。先生外貌文静、儒雅，但文静、儒雅的后面是强大甚至强悍的人格。先生在风雨之中升华了自己，升华为文雅的强者。唯其如此，他才能成为“文化殉道者”，才能拥有那种巨大的包容性，才会执着地追求真与美。今后还会出现叶先生这种类型的学者吗？大概很难了。

叶先生的著、译是许多部“大书”，叶先生的人生也是一部“大书”，遗憾的是，先生并未留下完整的自传或回忆录。先生青少年时代在越南生活、曾经参加地下侨党的活动，1952年满怀爱国热情回到国内，从北京大学毕业、踏入社会之后亲历了战后中日关系史上的某些重要事件，接触过许多名人、要人，先生的“弃仕从学”是在经历了20世纪60至70年代的风雨之后做出的抉择，先生与夫人唐月梅女士的结伴同行、相濡以沫、相辅相成更是学界佳话。先生的自传应当能够成为文化、历史、人生等多重意义上的教科书，可惜他没来得及写。这样看来，这部自选集作为先生的“遗著”出版别有一种意义。在这部自选集中，先生不仅在谈学问，而且在谈自己。

2016年5月1日写于寒蝉书房

文苑拾零

日本的风土、民族性与文学观 / 003

原初文艺与性崇拜 / 018

源氏与唐明皇的风流情怀 / 025

一休的狂气 / 030

良宽的风流 / 034

好色文学及其审美价值

——以井原西鹤的“好色物”为中心 / 037

川端康成文学的东方美 / 045

凄惨的快乐：谷崎润一郎的文学 / 069

血、死与爱：三岛由纪夫的怪异美 / 076

20世纪日本文学回顾与思考 / 084

作家逸话

紫式部的宫中生活 / 101

像雨后彩虹的清少纳言 / 107

业平、小町的恋歌 / 112

芭蕉的“风雅之寂” / 119

芥川龙之介生命的完结 / 126

田山花袋的大胆忏悔录 / 131
川端康成的感情生活 / 135
谷崎润一郎的放荡感情世界 / 161
加藤周一的眼睛 / 178
大江健三郎的父子情 / 185

遨游文学

京洛古韵 / 191
宇治川的悲歌 / 199
两宫漫步 / 204
秋来访庵舍 / 209
拾得良宽一醉梦 / 214
小林文学碑的呼啸 / 218
初秋伊豆纪行 / 224
雪国的诱惑 / 231
读《睡美人》的联想 / 234
翰墨因缘 / 238
知音 / 247
重访北国探知音 / 251
墨缘浮想六记 / 255
心灵的交感
——大江健三郎与中国学者四人谈纪实 / 269
我的求学之路 / 274
译介三岛由纪夫文学的风风雨雨
——读《从三岛由纪夫的国际会说起》随感 / 286
后记 / 295

文苑拾零

日本的风土、民族性与文学观

风土与社会文化形态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由于受到不同的历史、风土、社会的条件和文化宗教形态的影响，形成各自不同的国民性格以及相应的文学意识和美意识。即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基本性格和特殊的文学精神及审美情趣。同样道理，同一民族由于生活在同一历史、风土和社会条件和文化宗教形态的影响下，这些相同的诸因素的综合作用，渗透到民族的文化心理，铸造出其共同的基本性格和心理素质，育成其传统文学思想和审美意识的共同属性。在未分化为阶级之前，同一民族具有相同的性格特征，又成为其共同的文学思想和审美意识形成之源。而且它们具有相当长远的延续性、传承性和相对稳定性。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基本性格及其共同的文学思想和审美意识的形成，是经过悠久的历史、风土和复杂的环境，包括自然、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铸造，与文化宗教形态的构成和发展同时构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考察日本文学思想、思潮及其源流美意识，离不开民族性格及其形成的历史、风土的基本要素。

远古以前，日本民族在远东一隅的列岛繁衍生息。关于它的历史，有许多古老的神话和历史传说，这些神话和历史传说大多是日本的国土、皇族和民族的由来联系起来，如《古事记》所记述的神代之初，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男女两神奉天神敕令，从天上下凡，生产日本诸岛和山川草木，再生下支配这些岛屿与天

地万物的天照大神、八百万神。历史传说中的日本民族以太阳为始祖，是太阳民族。所以古代日本人认为日本是神国，日本民族是天孙的民族，日本皇帝是天皇。而且在他们编造的神话中，天照大神统治下的八百万神都是忠义之神，他们没有对天孙采取任何敌对行动，也没有夺取其国土的欲求，都是归顺天孙，忠于天孙的事业。八百万神之间没有发生什么争夺，更没有发生什么战争。缘此，日本文化很少英雄神话，也很少英雄神。如果有英雄神的话，也是悲剧英雄的挽歌。日本神话中的天照大神是非常温和的，八百万神也是非常温顺的，没有像外国神话那样将太阳神作为勇者，专治各种妖魔鬼怪，或者各种妖魔鬼怪囚禁和杀害太阳神。总之，日本神话很少出现激烈的行动，一般都是平和的。

自古伊始，日本人的原始感情非常崇拜为他们开天辟地的太阳神，进而崇拜太阳神的御子孙，即作为先祖的天皇。在日本人眼里，天皇是“カミ”，即是神，是至上的，意指天皇在一切之上，高于一切，且认为天皇比佛还善，所谓“佛九善而皇十善”，天皇是十全十美的，后来被完全神化了。这些神话和传说，以及其后的文学艺术，反复地渲染这一主题，充分地反映了古代日本人的原始心理特征，而且对后世日本人的影响是深远的。

事实上，日本的国土和民族，同其他的国土和民族一样，无疑是按照自然界和人类发展历史的自然规律诞生的。但在社会环境尚未确立其政治经济之前，日本人的原始性格的铸造和原始的文学意识、美意识的形成，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生活其中的历史和风土，包括地理位置、季节时令和其他自然条件，而且这些因素基本上固定不变，即使发生变化，也是在亿万万年缓慢地进行，这是自不待言的。

日本位于亚洲最东部，回环着浩瀚无际的大海，处在孤立之境。土地面积百分之七十是山地，百分之三十是平原。没有荒

漠，更没有大荒漠。在日本列岛上，山岭绵延不绝，但山脉都很年轻，最高的富士山海拔也只有3776米。河流纵横交错，但河床都很短浅。冲积平原散落沿海地带，面积大都很狭窄，稍宽阔些的关东平原也只不过200公里左右。所以日本的自然景观小巧纤丽，平稳而沉静，再加上日本的地形南北走向狭长，南端与北端虽然存在着寒带和热带的气候风土的差异，但主要的大和地方位于中央部则处在温带。尽管也有突发性的台风、大地震，但从整体来说，日本列岛气候温和，四季变化缓慢而有规律，基本上没有受到经常性的大自然的严酷压抑。同时雨量充沛，气候湿润，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展开一派悠悠的绿韵，在清爽的空气中带上几分湿润与甘美，并且经常闭锁在雾霭中，容易造成朦胧而变幻莫测的景象。整个日本列岛都溶进柔和的大自然之中。日本民族正是充分吸收这种自然环境和气候风土中的养分，形成其基本的性格。可以说，日本这种具有代表性的风土、这种具有特殊性的大自然，无疑成为孕育日本文化的基础之一，直接影响着日本国民的基本性格和原始生活意识和文学意识。

在民族形态上，古代日本社会已经形成日本人种的单一化。日本民族的形成，与其他所有民族一样，是经过历史上无记载的长期的各种血统混合的过程。但是，日本在远东的终极，四面环海，在远古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地理上处于孤立的位置。从外边流入的人种如蒙古种、马来种等，甚少可能向外回流，就全部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又与后来者融合、生活在这岛国封闭的坩埚里。其中最早的原住民阿伊努人，一度占据着整个或大部分的日本列岛。当地人与外来者长期混同，渐次同化了阿伊努人。也就是说，日本各人种渐次混同并融合其原始信仰，调整了民族的对立，最后成为一统的大和民族。他们的结合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是比较和平地进行的。《古事记》的神话里，明晰地记载着

大和族一统的历史，也平等地叙述了出云族的神话，它与大和族合并是通过谈判折中完成的。不管怎么说，日本在历史上很早就完成人种和民族的统一，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种族、民族的冲突。

在政治形态上，国家成立之后，日本国家几乎是由单一民族构成，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普遍存在着民族大迁徙和异族间的残酷斗争。就是发生同族的内部纷争，也往往以“国让”的妥协办法来解决。在日本神话中早就传说大国主神奉天照大神的敕令，将国土和平地让给皇孙的故事。即使在中世武家时代，也没有像中世纪欧洲和中国战国时代那种严重混乱的无中心状态。他们始终以皇室为最高中心，没有极端地破坏过社会的统一。所以日本在历史上维持着相对统一的平和的政治形态。也就是说，日本最初的政治形态，完全排除了种族的对立，以民族统一作为其政治统一的中心，其中贯穿日本皇室的权力，以天皇作为国家与民族统一的象征。而不是以武力作为民族统一和政治统一的中心。这种以皇室为中心的单一的民族统一形态和政治统一形态，对于日本民族的心理和性格形成的影响是很大的。而这一古老民族诞生的性格，延续成日本民族的国民性格和日本文化的性格。这种日本历史的特质成为直接生育日本文学及文学意识的根底。

在经济形态上，从距今七八千年的绳文时代，日本民族的狩猎文化就与大自然紧密相连。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大陆传入水稻，日本民族很快就脱离狩猎和渔猎，开始以农耕为主，日本神话大多以农业活动为中心也缘于此。《古事记》《日本书纪》描述的许多神都是与农业有关的太阳神、月神、风神、水神、稻谷神和“天穗同命”等神，以及将日本称为“丰苇原水穗国”，并描述了农耕的事和与农业有关的祭祀。这说明日本从悠远的神代开始就掌握原始农业技术，社会上占优势的是农耕文化的主宰者而不是宗教。尤其是在上述得天独厚的自然和风土的条件

下所形成的人与农业、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对立，而是非常融合，加上农业集约性的影响，使作为原始农耕的经济形态自然地是以中和为中心的。

在这种以“中和”为中心的自然历史环境和政治经济形态下育成的日本文化存在构成复合型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日本复合型的文化形态表现在各个方面，我们以作为文学和文学意识起源之一的宗教信仰为例，日本民族的原始信仰是崇拜自然神和先祖神的神道，它是原始农耕社会的宗教实体，但其宗教共同的观念和礼仪以祭祀为核心，没有特定的教义，缺乏系统的宗教意识，神道的教权没有绝对化。在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古代以后大陆儒、佛、道传至日本，没有遭到神道的激烈抗拒，而且包容了儒、佛、道，多元并存。神道在和外来的儒、佛、道的融合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宗教意识，由于融合自身有所发展，在本质上仍然保持着民族信仰的基本性格。我们透过《古事记》《日本书纪》以及《风土记》《万叶集》《古语拾遗》和以《延喜式》为中心的“祝词”等古籍中所载的神话、祭祀、巫术、习俗等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了解这个国家在统一以前的原始神道精神，也可以了解到原始神道精神对日本民族性格、日本文学和原始文学意识的本质性的浸润。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仅限于宗教，而且日本文化史的结构也是以调和的形式展开的。

在这里必须特别指出，佛教禅宗在12—13世纪传入日本以后，受到幕府的支持和保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深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它不仅对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人生态度，而且对日本人的审美情趣、文艺创作思想都带来深刻的精神影响，比如不重形式重精神、不重人工重自然、不重现实重想象、不重理性重悟性、不重繁杂重简素、不重热烈重闲寂等等，形成日本文化的中核。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性格与禅的自然

性格并存融合为一体。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性格就是禅。

民族的基本性格特征

上述日本历史、风土和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形态，成为产生独特的日本国民性格的重要因素。那么哪些来自传统文化的国民性格直接影响和决定日本古代文学意识和审美意识，以继续维护着日本文学精神和审美传统的特色呢？

第一，调和与统一的性格

日本民族的国民性及其精神结构特质，具体表现在追求调和中庸性上。日本学者称这种国民性为“中正”的性格，即不偏为中，不曲为正。他们判断事物一般都采取相对主义、调和折中的态度，这是以“和”作为基础的，含亲和、平和、中和之意。大和族、大和国、大和魂之称谓，大概也缘于此。正如上述，日本民族史平和的发展，形成日本国民的“和意识”。可以称得上是圣德太子一篇“出色散文的”《十七条宪法》以“和为贵”开首，以“夫不可独断，必与众宜论”结束，说明作者的主体性的思考，是强调确立共同体的和，将调和与统一作为当时最高价值之一。直至近代明治维新以后，仍然强调其社会的基本精神是“以和求存于全体之中，以保持一体的大和”，即保持民族整体的大和。

日本的所谓“和”，表现在对事物观察上的一如性，即任何事物，比如生活与艺术、宗教与艺术都不看作是对立和分裂，而看作是一如的、结合融化为一的，就是把相异的东西综合为一。日本文化上的“和”是对伦理道德、宗教意识的高度感受的结果，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和宗教意识的效果。这不仅是日本精神文化一个重要的范畴，而且是日本精神的力量所在。